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四十八

元　蘇天爵　編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　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勲眷靖康亡國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

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㬎已于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蒸嘗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鑒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哈剌哈遜

達爾罕敢昭告于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驚神御聿懷懼省祇薦苾芬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皋進由憲長詢以僉言則脗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祖宗孚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一篇

昔黄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景命夫豈無徵方烝嗣于徽音遂親承于鎮寶臺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啟萬世無疆之業抑如大琮玄璧為宗閟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知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右第二室

閟宫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徽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于神祇下以系隆于後嗣爰脩報典思媚大姜俾熾而昌長膺戩穀右第三室

猗維瑞望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啟

祐皇圖穀旦于差吉蠲致享以燕翼子于萬斯年右第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祼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庭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

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于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闕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歉然謹遣人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矜我祖宗歆此嘉諫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已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册孰傳聖言天啟聖心程
朱将命堙淡晦闢聾聽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
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㑹其一徒為瞻仰有惻此
心因早躁狂若将有志中實脆歴未立已頽揆厥無成
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凛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今
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
有書于古遺言于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
悠復循前軌惟神啟廸實右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豈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于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

責焉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衰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于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

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鬼神之恵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後

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至愚極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實始聞道自茲厥德欽誦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屢竭駑頑進德修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歎窮廬摧頹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内自省循枯落是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或冀有成不悖于道茲涓吉日載見祠庭旨酒

蘋蘩式陳明薦尚新啟廸寳誘其表厥假威靈不至大戾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文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脩防民力既殫閲歴歲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孰淪胥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溯于吳溯今為災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亥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

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于此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録其陰功簡策炳其高義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朞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于一言載信書于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斐芧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迓車擁路歡動牛斗歎其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假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畧

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奉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吝差或懷異圖公為國許人為公憂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顧其行公賓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怳然門開

棘圍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燿南荒一日溘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槖裝千金一揮廩無見糧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同時人之于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闕終軍孺子携長纓而覊南越無以成敗輙生予奪公之清乗遐畧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賚恨于九原此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

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復泰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為一家逆知天

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寧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從王師柔服哀牢公于是時蜀之韋皐堂上出奇卭江飛渡公于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于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于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

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
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
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閱之方期弘化儀刑萬方天遽
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户視之掩書長
往天子震悼朝臣涙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
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
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
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雨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

蜿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為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殁獲人裝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

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齒威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進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也固非戔戔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效公之歸老猶振頹波遽云逝矣為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于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于永訣無復見期一

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為門生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已者敢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為心沒而不應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諳不同闚望不宗誠孚不際猷之雖遠羣

呼四訌謂角而童謂帷厥雄使公而在畝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奏功維蒙古生嶷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藴公之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纎穠惟公擇其尢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黙識心通視明聽聰謨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翬國家無疆之祚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于公沒也又望于公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于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綸音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為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

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
道于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顔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
獨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
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
之根底扶泰山已推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祕淵淵河洛
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
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于此也合衆議而
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畫

小學之精微為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氷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致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于無倫其近也不離于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覩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葢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

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歷象以授人時創
辟雍而教冑子忠言亹亹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
已葢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
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
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
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
謂而不置也死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
地紀全古今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講至容聲謦欬不遠

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奇材梗楠豫章下蔽牛馬上摩穹蒼修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締構乎明堂渥洼異種騄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于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先生之學經笥書麓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

而賛襄何施匪宜旹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于匠石驥之不遇于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茫茫耆英已矣識者歎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夘中書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

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夸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躓偉哉通儒慨惟容翁蚤奮其辭秉時之隆肆其餘長見于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為懟劃爾歸盡嘖嘖稱遷身有遺用永畜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來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愬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奕亦蕞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剬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讀公奉而

舒我蹇躛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詑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于生之日哀公于死之後者人情也哀公于死之日昧公于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哀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倚之以為重四夷賴之以為安萬民化之以為治陰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下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痾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耶胡為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

尹之任魏徵之良耶其忠魂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為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誄公以辭者蓋非一己之私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桷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俱完是果為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説者曰倚之益真其道彌親

壽而無德無名君子恥之故修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澌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彥栗形臞而器溫其于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為文必達于理而始精于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者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勦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必重自念將周遊四方闕疑廣聞目擊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已

矣道散于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況濫俚雜尸坐瞪目漸入于無聞之傳予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畛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絜則凡我徒在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為之而不果就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弟字友謹哭且曰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為詞以

申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矣受元陽德𦁄中兮閭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播挈精兮瓊囿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葬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邅白晝速兮陰風旋數實紀兮吾何怨路孔修兮神獨還靈旐還兮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粲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巴實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卯進

士第俾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為多改秘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予實同論列還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率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事遂問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冐進可乎竪卧不起予跧居絶人事獨相往來鵠山楚觀之絶頂梵官琳宇之僻地荒城廢

壘村居楚池靡不至焉時絶江登大别宿郎官湖賦詩
談論無虚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閒我
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妬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
有惠政潜德未章子亟銘之予不獲辭焉未幾子除兩
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郎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
霫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挐家水縈紆五千
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為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
憒于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

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況貧乎鄂不可留揚米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藪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迺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耶迺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譴其言偶驗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虖今乃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

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哭之予既爲位哭遣人省其
墓告其家子慕禹迎柩歸艤舟餞别之地哭爲之慟鹽
縣公葬祁陽遠不能祔予欲蜀罔買地處之慕禹曰杭
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
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統鈔萬緡既
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荅里麻嘗同官閔其貧
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
横甚賽祈烹五十羊聚羣不逞震動里閈執而笞其推

埋焚剽數十事度不觧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凛然折强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為若老于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材可治邉事云内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人某邪其詐黠以相告後輙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

才五十五人出官四方或儒于施或污于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譏如文苑者可數而天復中道畫之於摩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賫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為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胸中乎或者視為四海九州之人恝乎無情予不忍也慕禹將狀其行實求予為銘而其狀未至為之辭以發其概且

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靳于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贈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嬉兮君之來兮毋旋翩翩樂石匪良兮道路迭遭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于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沒

猶存修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蟻則蔦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 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偉

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于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于至元大徳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謂勤哲公之感重沈毅達爾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居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于其間豈漫焉嘗試

而為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于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伺國家財用之急積慮案構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于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于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署無餘貲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

謚法端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儼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于世亦未嘗不求用于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于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己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曰取

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
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
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
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益迫而後動動而後應定而
後就恒無心于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
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
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
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

于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吝謂之大儒先生斷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燧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熈秉耀乘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數為制述于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于氣運者如是豈徒文

乎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
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
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簉厥緒以大其家然
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
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
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册之雅與
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
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

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接魏公奚歉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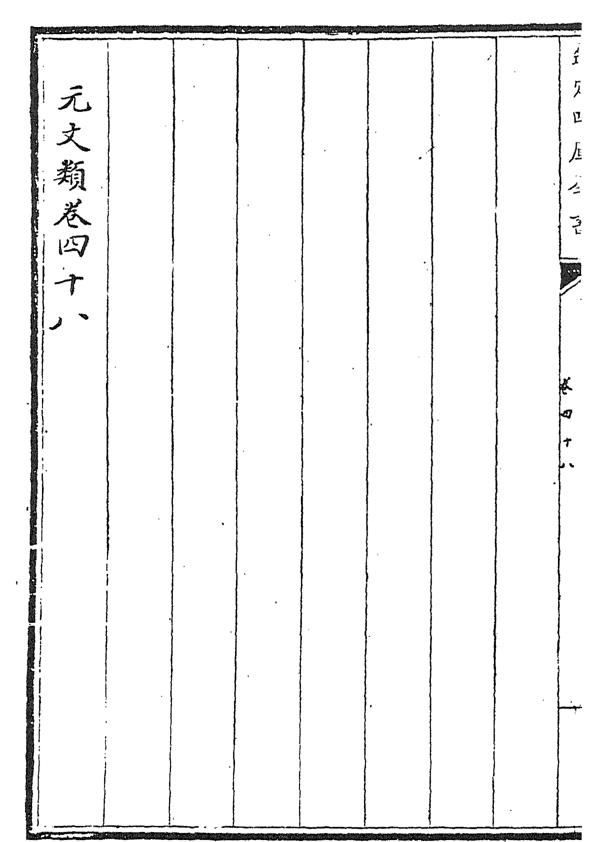
蕭貞敏公謚議 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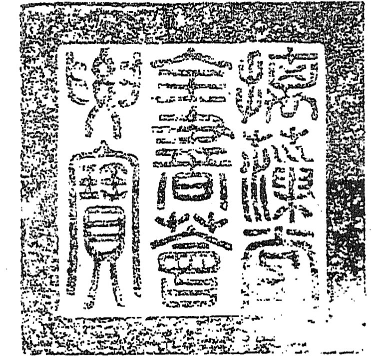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

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
夜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于上徹
帝聽鶴書天出辟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
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
志也已方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
于用而廣頑立懦厲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
而不起暫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
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

請謚曰貞敏


元文類卷四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三十二

元文類卷四十九

元 蘇天爵 編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

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舂蓬稗為糧芼藜莧為饘活之荒歲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禄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躭苦慮傷其孱薄也為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離親善身兩失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

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絶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
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
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
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劃京兆
隸潛藩擇廷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
故真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
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
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

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為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未從南征至鄂留核行營庚申以為南京經畧使再月又以為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

弊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巳相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為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謫山西湖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

俾為令且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贓以別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

疑馮叔敎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為應懸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戸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為之暨七年會上以蝗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冤公燭其誣召鞫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益妬其女君謂獨陷

以是罪可以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齎咨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徙水歲泛溢至城下為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頹涇營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稾束百萬公是來

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為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

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
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
敗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為謝曰戎
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
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
哈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
供億食饟支半月賦粟總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
夜晉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

紹興南平變施恩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帥閫受圍必徼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布宗室諭亡 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伊呂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

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刋木於山浮板於江廷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詗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其

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獬懷瓛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書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籍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絶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懷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

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許汝嫌怨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若以吾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

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為俗
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
誅旁諸小夷洶懼相率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
歲月平也吾頼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
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
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合活李公耶其言人曰
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
人非公惠活寧鬬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為之開可改鬼

國為順元路以其弟阿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霣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為將不殺得令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轄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

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葬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鄂魯類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

何而驩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既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之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為姑若從母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柄白不張城府機穽不面為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胷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

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
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
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
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負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
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為尚書權
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
薄用奢為言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
不為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

請聞斯行以絶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
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諯調將東歸必
薦汲之王陛䄵留之故闕輔得士為多皆視為已職當
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
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
招椎結荷旃竭歷慕義三道之兵為之抑首愳徼利於
萬里羞成功於一介貫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舁
歸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牽於其家天下

之情稱其平生所為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
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為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
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所欲
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
非遽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
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譬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
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
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傅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

優者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為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巳試知遇於既久可與疇洛海内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頍彙述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頍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姑為論次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虞　集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槀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
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
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
定槀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
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琳城世祖皇帝在潛藩
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
帝命自河內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

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粮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因請偕行世祖親料

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
進直薄南岸諸軍亦争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
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
勝狀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
下宿衛且令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将
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皇
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
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

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潜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歳也上曰董某安其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

與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
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
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
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
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
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濟必
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
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怨譖公貴人

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
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
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寛裕如貴人以重戚鎮
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
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
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吾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
宜勿怠自是諸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

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凡右衛親軍千户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廵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剌令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

最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間安圖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别令取給有司阿哈瑪特知不可譛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鄂囉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

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敝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敝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

紆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輙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思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

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為大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

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哈
瑪特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
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
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
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
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
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
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

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說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歛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

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

數百人而猶欲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参政柰何梏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其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

察使乃舉胡公祇遹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罷奉方戚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僧格令人風公賛已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内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

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曰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詔鞫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

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諸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頼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宫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内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

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
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
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
漢人舊臣惟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將即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
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
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
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即日

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半夜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録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

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續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
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
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
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
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輙思慕
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
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
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

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藴而後已乎居閑朝政有一未善輙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頼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茍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

八命禄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

終日忘去者而蒙古人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

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

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

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

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衞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偕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

定路總管府判官士麃士芳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

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

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以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敭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録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十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元文類卷四十九